

“为长眠柳州的辽宁籍烈士寻亲”系列报道

# 迟到70多年的祭拜，让思念有了归处

本报记者 吴丹 刘海搏 朱忠鹤 广西日报记者 陈煜炫 柳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罗妙

**核心提示** 桂中大地，天朗气清。风从黄茆镇大浪村的路口吹过来，掠过空地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带着田野里草木拔节的气息。阳光倾泻在碑身上，将那些滚烫的名字照得发亮。英名录右数第一个，就是张锡武烈士。来自锦州的朱昱轻轻抚摸着姥爷的名字。墓碑上，每道凹凸的纹路都刻着热血与思念。血脉在此刻相连，一场跨越70多年的寻亲，终于在辽桂两地的同心聚力下圆满落幕。



朱昱用手轻抚墓碑上张锡武烈士的名字。 柳州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 指尖拂过70年

从辽宁到广西，朱昱和儿子朱宇宸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30个小时的咿当声里，他反复在想一个画面：70多年前，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跟随部队从东北征战到南国，倒在异乡的山岭间时，有没有回望过家乡？

站在这片浸染着祖辈鲜血的红土地上，听到当地村民讲述英雄们的战斗故事，他想清楚了答案——那些为了解放全中国而告别亲人的英雄儿女，早把异乡当成了守护的故乡。

5月29日7时，朱昱一行在柳州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黄斌杰、副主任王万里的陪同下，从柳州驱车近百公里，前住来宾市武宣县黄茆镇革命烈士纪念馆。这是今年4月辽宁日报与广西日报联合发起“为长眠柳州的辽宁籍烈士寻亲”行动以来，首位赴桂祭拜的烈士家属。经两地媒体、志愿者、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方协同，目前，已为9名烈士找到亲人。

“烈士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生命，我们会忘，不敢忘！”武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覃家浮与朱昱的手用力相握，也将一份跨越南北的牵挂紧紧系系。时光模糊了战场的硝烟，却从未冲淡人们对英雄的铭记。陵园内，当年军民为张锡武烈士所立的原始墓碑完整保存至今。众人列队肃立，朱昱父子手捧花圈，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献花、默哀、鞠躬。

旧墓碑的上方刻着一枚五角星，朱昱蹲下身，用清水冲刷着碑上的灰尘。水流漫延开去，像未曾干涸的眼泪，“烈士张锡武同志之墓”几个工整的大字在

青石上渐渐清晰浮现。他一点一点地擦拭，在心里默念：“姥爷，我们来了，家里的亲人一直想念着您。”

碑上信息显示：“张锡武，辽宁省锦州市人，1948年参军，1950年在黄茆镇剿匪中牺牲。”朱昱说，根据家人回忆，1946年部队路过锦州时张锡武曾回家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家。1947年，朱昱的母亲出生。“碑上对参军时间的记载有误。”他推断应为1945年，对此，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进一步核实并及时修订完善。

## “心里的那块空白填补上了”

此行，朱昱身上始终带着一张姥爷年少时的照片，那是家人多年的珍藏。他们将一面锦旗送到武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面“千里寻亲终圆梦，桂辽两地慰英魂”两行字甚为醒目。“感谢辽宁和广西的媒体以及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大力相助，让我们成为这次寻亲行动中以10个小时的速度圆梦的幸运家庭。”朱昱说。

时间回到4月5日，清明节。中午，朱昱刚回到家，拿起手机，屏幕上正播放一条视频，“为长眠柳州的辽宁籍烈士寻亲”一行字立刻引起他的注意，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他内心深处。他把视频上留下的本报热线电话抄在了手边的纸上，一刻没敢停，就拨了出去。“我想找姥爷张锡武的安葬地，他是49军146师437团侦察排长，1950年牺牲在柳州。”朱昱说。

这通电话来得太巧，当时本报记者手里正好有一份柳州方面刚刚传来的各县区辽宁籍烈士名单，其中有一位张

宪武烈士，但与朱昱要寻找的烈士名字差了一个字，部队番号差了一位数字。求助信息被迅速传递给柳州。经分析，张宪武这条线索被排除。王万里反复查找资料，找到了关键信息——437团当年的剿匪区域，就在武宣县黄茆镇一带，他立刻与来宾市以及武宣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接。当日22时，好消息终于传来，“找到了，在黄茆镇。”张锡武烈士牺牲原因为“黄茆剿匪”，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全部对上。那天晚上，朱昱和80岁的母亲张淑媛激动得一夜没睡。“我怕闭上眼睛，这一切就变成了一场梦。”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淑媛抹着眼泪说。

在锦州张淑媛的家，她拿出父亲入伍前拍的照片。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的嘴角微微抿着，眼睛炯炯有神，“我一辈子没见过父亲，但他是我生命里最亮的一道光。找到他，是我一生的心愿。”1945年，张锡武没跟家里打招呼就参了军，“他会武术，一双拳头硬邦邦的，认准了革命这条路，就没想过回头。”张锡武的九旬堂弟张锡桐告诉记者。1946年，部队路过锦州，他回了趟家，那是他入伍后第一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1950年，部队的来信寄到了锦州，带来了他牺牲的消息。那一年，张淑媛3岁。“我母亲心里总有个空的地方。”朱昱说，“她只知道父亲是英雄，但埋在哪里不知道。”

寻找张锡武，是这个大家庭绕不开的话题。每逢清明、春节，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聊到这位牺牲在他乡的亲人。长辈们口中的“黄茅”在哪，成了一个谜。朱昱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就承担起了寻亲的任务，把在图书馆能找到

的关于第四野战军第49军146师的所有资料都抄下来。后来有了智能手机，查找更加方便，他几乎成了军史迷，把这支英雄部队的作战轨迹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他们从松花江畔一路南下，出关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又历经青树坪战役和衡宝战役等，最终挺进广西。”2003年，朱昱去广东出差，想顺路来广西找，但地图上的广西没有黄茆村，他只好作罢。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母亲记忆中的“黄茅”，其实是“黄茆”。一字之差，让这场寻亲迟到了70多年。“感谢你们，把我们全家人心里的那块空白填补上了。”张锡桐挥笔写下“山河不忘，归途有期”八个大字，表达对这场寻亲行动参与者的感激之情。

## 茆草年年复生，记忆从未割断

5月29日午后，朱昱一行前往位于黄茆镇大浪村新龟山的黄茆“烈士墓1号”遗址。山路上，淡紫色的野花开得正盛，纪念碑高高矗立在山顶，每靠近一步，朱昱的心跳就越发加快。这片土地，姥爷曾用鲜血来守护，如今他终于循着足迹，来到了姥爷战斗牺牲的地方。山风吹得纪念碑塔下的鲜花沙沙作响，“这里也是烈士最初的安葬地，这些花是清明节村民自发组织祭扫时留下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英雄。”大浪村委员会主任梁志春说。“人民打心底里敬重、感念子弟兵。”当地红色文化宣讲志愿者梁志江说。

朱昱和儿子举起手机，拍下这片山岭和溶洞，“我回去会一张张地拿给母亲看，一张张地讲给她听。”父子俩朝着纪念碑深深鞠躬。此刻，天上飘起细雨，像是和他们一起告慰英魂。那一瞬间，所有跨越山海的奔波、三代人持续数十年的寻找，都有了落点。

18岁的朱宇宸在黄茆镇中了暑，但他全程紧跟父亲脚步，手机里留下满屏的红色记忆。“以前觉得革命英雄都在教科书上，离自己很远，这一趟让我感触很深，我也想参军，继承先辈遗志。”细雨沾湿了少年的头发，他挺拔地站在纪念碑前，目光里的坚毅如同老照片上的年轻人一样。

风吹过黄茆镇的一片茆草，泛起层层波浪。当地人说，这就是“黄茆”地名的由来——风起茆生浪，浪分大小，故而有大浪、小浪之地名。7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上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有些记忆，像年年复生的茆草一样，从未被割断。英雄南征，忠魂北望，一代代人的寻找与铭记，终让思念落笔为团圆。

艺言艺语 YIYANYIYU

# “支宁时刻”，人人都有

赵亮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影片改编自德国悬疑推理小说《公鸡已死》，讲述了农科院女研究员支宁因一场文学讲座对中年教授寇逸一见钟情，从此走上连环杀人之路的故事。单从剧情上看，它会给人犯罪类型片的错觉，因而电影的口碑是撕裂的。那些期待看到一个逻辑缜密的犯罪故事或大女主手撕渣男这类爽剧的观众们，大失所望，怒批其“逻辑崩塌、脱离现实”。而对于那些熟悉编剧李楠电影风格的观众，却从中收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战栗感。在李楠以往编制的电影中，像《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都表现的是在生活挤压下，心有不甘苦苦挣扎的普通人，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荒诞的浪漫主义色彩。

对于指出其逻辑硬伤的观众来说，女主角支宁的杀人动机不充分：一个普通的中年女人，仅仅因为在文学讲座上多看了一眼，就为了扫清“情敌”一再痛下杀手，这合理吗？表面上看的确不合常理。但请注意，这不是类型片，而是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创作者本意不在于讲述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爱恨情仇的犯罪故事，而是想通过一个近乎荒诞的隐喻式的故事，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物内心进行挖掘，探讨人如何面对自我。

影片在支宁断断续续的自白中展开：整日与植物、虫子为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别人眼中她乏味呆板。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影片在支宁断断续续的自白中展开：整日与植物、虫子为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别人眼中她乏味呆板。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精准投喂的时代，大小屏幕上充斥着太多能让人获得即时爽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情绪价值的实现让创作者找到了一条与受众无缝连接的捷径，屡试不爽。然而，当看完全封10年后上映的电影《蜂蜜的针》，一种“不合时宜”的强烈不适感汹涌袭来，这种“不得劲”来自它一反当下对情绪至上的追捧，而是让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那些“支宁时刻”，不正是我们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吗？

观展

# 从繁花里，看懂古人的心意

本报记者 刘海搏

花木生于自然，当它们走出自然，便被赋予了独特的寓意和文化品格，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愿景。日前，旅顺博物馆花草果蔬纹样切入，解锁藏在方寸器物间的古人审美，举办了“繁花通衢——花木纹饰里的盛世与对话”展览。展览中，既有名花的极致风雅，也有蔬果的市井温情，一纹一景，一花一果，让观众读懂刻在文物上的美好祝福。

## 名花倾城，极致风雅

在古人的纹饰美学里，名花佳木是当之无愧的“顶流”。牡丹、梅花、兰花、菊花、海棠……不同花卉纹饰有着不同寓意，中国人又以花喻志，从而形成了系统的花木文化。“群芳竞秀”成为千年审美最直观的写照，也是本次展览最具“好看”的单元。

在展出的近200件珍品中，牡丹纹饰无疑是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百花之王”，牡丹不仅是中国传统吉祥花卉纹样之首，而且是一部从大唐盛世走向世界舞台的文明对话录。

唐以前，牡丹多作为药用植物或小众观赏；自唐代起，受皇家推崇与全民狂热追捧。旅顺博物馆器物部主任、策展人韩晓洁告诉记者，此次展出的“明宣德剔红牡丹纹圆盒”是明代雕漆的“天花板”，细看展品，盒盖上三朵盛开的牡丹好像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底部那方“大明宣德年制”的楷书款识，是用刀刻好再填上金粉，如此繁复的技法，仿佛在告诉观众：我是皇家御用的“高定典藏”。另外一件“清代剔红双凤牡丹纹方



此次展出的近200件展品，每一种纹样，都是自然之美与民生心愿的交融。 受访者供图

几”则是“百鸟之王”与“百花之王”的“顶峰相见”——只有太平盛世，才配得上如此“王炸”的组合。

在这个单元中，观众还能看到梅花、兰花、菊花、茶花等不同花卉纹样。一朵朵绽放的名花，见证了历史的兴衰流变，承载着中国人对高雅生活的极致追求，也让现代观众大饱眼福。

## 萝卜白菜，古人所爱

如果说名花纹饰是古人的顶级风雅，那萝卜、白菜这类家常菜纹样，就是藏在文物里的温柔烟火，也是本次展览最有趣的亮点之一。

古人的审美从不限于阳春白雪，更偏爱下里巴人的烟火美好。寻常餐桌随处可见的白菜、萝卜，在古代工匠手中摇身一变，成为寓意绝佳的纹饰，被精心烧制、雕琢在陶瓷、砚盒、香薰之上。

在古代诗词里，“菘”是白菜的雅称，白菜纹在明清时期广为流行，不

但常见于民间器物，还见于宫廷工艺。此次展出的“粉彩白菜蝴蝶纹盘”是一件清代晚期文物，盘中白菜之上点缀粉色蝴蝶，寓意招财进宝、福寿双全、子孙兴旺，是多重吉祥愿望的融合表达。白菜与蝴蝶的组合，让观众不禁感慨：原来“撞色”审美早在清代就已经十分盛行。

另外一件“清代青花白菜纹长方瓷砚盒”上，也出现了“百财”纹饰。中国古代文人虽然不直白言利，但在常用的砚盒上寄予了美好期望。白菜叶的青白之间，提醒自己，做人要清清白白、清正廉洁，这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最高道德追求。

除了白菜，萝卜也大量出现于各类工艺器物之上。萝卜在古代被称为“菜菔”，谐音为“来福”，展出的“明代青花‘来福’纹瓷”“清代红地套绿菜菔蜻蜓纹玻璃鼻烟壶”等文物，纹样造型简雅自然。这些接地气的纹饰，让千百年前的文物贴近生活，观

众从中可以读懂古人最朴素的审美和对生活最简单的向往。

## 葡萄石榴，全是祝福

除了名花与蔬菜，古人还将日常爱吃的瓜果搬上器物，石榴、葡萄等果实纹饰遍布历代器物，每一条纹样都藏着满满的吉祥寓意，是古人的“专属祝福语”。

在“嘉果丰实 人间吉庆”单元有9件与葡萄相关的文物。此次展出的“唐代木雕葡萄纹门楣”，于1912年出土于罗布泊楼兰古城西北部，是丝路北道的珍贵遗存。所谓“门楣”，是建筑物入口的一块横木，雕刻着颗粒饱满的串串葡萄，藤蔓与叶片交错缠绕，雕工繁复精巧。从这件珍贵的文物中，不但能看到唐代的开放包容，更可以窥见楼兰古城的昔日繁华，它见证了古代西域与中原在建筑美学上的深度交流。

同样于汉代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石榴，也因为籽粒繁多，被赋予“多子”的吉祥寓意。此次展出的“清乾隆粉彩‘三多纹’墩式碗”，外壁绘有荔枝、寿桃、石榴三种水果，以荔枝喻多利、寿桃喻多寿、石榴喻多子，将美好的祝愿尽融于瓷绘之中。而“清中期色暗花绸地衣线绣金鸡‘清中名片袋’”则把石榴与金鸡纹样相结合，金鸡为“五德之禽”，搭配石榴，寄托了人们期盼吉祥如意、家族兴旺、为人勤奋守信的美好心愿。

“中国文化讲究有图必有意，这些纹饰既是古人对天地之美的诗意描摹，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生动缩影。”韩晓洁说。

简讯 JIANXUN

# “琴声辽亮”青少年钢琴展演在营口举办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为传承辽沈文艺血脉、弘扬鲁艺精神、深化东北地区青少年美育交流，5月29日至30日，“东北琴超·琴声辽亮”青少年钢琴展演在营口举办。活动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营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省音乐家协会等承办，立足辽宁、辐射东北，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专业化、高水平的艺术交流平台。

本次活动期间，特邀专家开设钢琴大师课，围绕演奏技巧等内容答疑解惑。同时，组织参演少年走进东北钢琴生产厂，观摩制作流程，感悟匠心与工业文化。竞赛展演、大师课、研学体验三位一体，推动美育落地。“金木兰”称号获得者王禹乔说：“这份奖励是礼物，更是动力，我会带着热爱继续努力。”

省文联副主席林岳表示，本次展演是普及高雅艺术、培育文艺新苗、赋能区域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对助力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斩获国际电影节白金雷米奖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日前，第59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公布获奖名单，由博纳影业集团领衔出品、盛景映向(沈阳)影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成功斩获历史人文纪录长片单元白金雷米奖。

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61年，白金雷米奖为单元内仅次于评委会大奖的顶级专业荣誉。本届电影节吸引了数千部作品参赛，赛事竞争激烈、评审标准严苛。《漫画与刺刀》凭借扎实的历史叙事与精良的影像表达从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这份荣誉，是对影片艺术水准、历史价值与人文立意的高度肯定。

《漫画与刺刀》聚焦沈阳二战盟

一个天生不在主流审美里的中年女人，一个长期被无视的孤独灵魂该如何自处？本来看似平淡的日子被貌美又张扬的老同学闹天的突然出现打破，如果说这只是在她一潭死水的内心投入一颗石子，而寇逸的出现则是搅起了她内心的风暴，唤起她的掌控欲。“风起于青蘋之末”，她狂热的欲念并非全部来自寇逸这个人，而是因为他恰好就在此刻出现——在支宁想要抓住点什么的时刻。

近日，项飙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到：抓住。“当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我们往往有更强的一种欲望，想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焦虑的来源就是对抓不住的恐慌，我们恐慌抓不住时间、抓不住金钱、抓不住爱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欲望，实质上是在寻找意义作为支点，以此来抵抗生命中随时可能漫涌而来的虚无。

支宁便是如此。她对寇逸的痴迷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感投射，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抓取”。正如支宁扮演者袁泉在映后道破角色内核：“寇逸的出现如同荒漠中涌出的清泉，流经她原本荒芜孤寂的人生，承载了她对爱情、生活的所有幻想与迷茫。”当一个长期生活在情感真空里的人突然想抓住一根稻草，她不会，也无力去分辨这根稻草的质地。抓住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看电影时，脑海里一直在同步回放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中，当牛爱国得知被冒犯后，他立刻闪现一个念头：“那一刻，我想杀人。”简单粗暴，却是一个长期跟这个世界“说不上话”的普通人，第一时间所能想到的挽回受损尊严、对抗逼仄生活的最直接出口。而同样跟这个世界“说不上话”的支宁，在那些“支宁时刻”看似不可思议、不合逻辑的极端行为，恰恰映射着我们每个人在某个瞬间一闪而过的最真实而凌厉的宣战。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